

艺林中的“世说新语”

掌故向来好看。《世说新语》常读常新。近人郑逸梅、高伯雨的文章引人入胜，今人唐吟方的《艺林烟云》亦多妙趣。

薛永年称《艺林烟云》是“集史料性、知识性、欣赏性、趣味性为一的笔记体艺文著述”。此书囊括书画金石鉴藏流通，旁及诗词文史，有掌故，有趣闻，可谓艺林的“世说新语”。

汪曾祺自称“有两下子”

唐吟方受郑逸梅影响颇深，为文得其妙，往往寥寥数语便写出人情世相。比如：郑逸梅的书房很小，只有几平方米，书全堆在地板上，逢人来访，就说“斯文扫地”。又如：忆明珠居仪征 28 年。某雨夜，宿舍漏雨，忆披衣而起，以脸盆积水。其子半夜醒来，问：“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忆答：“捉雨。”再如：汪曾祺某夜写文章一篇，写毕持稿环书斋诵之，意颇自得。苦于无人欣赏，乃自言自语道：“你小子真有两下子。”

掌故读来有趣，也是重要的史料。掌故家也是史家，笔下多是历史的变幻。唐吟方所记，有难得的史料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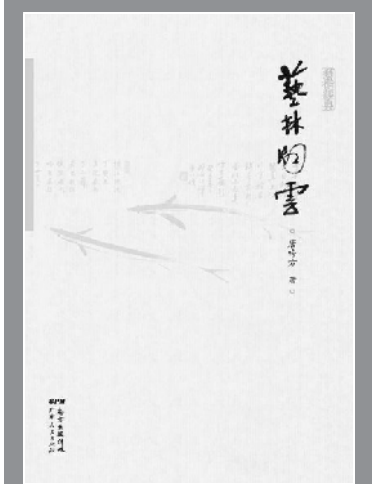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：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郑振铎等人提出汉字拉丁化，且说书法非艺术。此说一出，即遭传统文化界人士反对。其中以叶恭绰为最力，近见叶恭绰答潘伯鹰诗四首，其二三与此说有关，录出以见维护者态度。其一：‘六法人云非艺术，家珍俛未合时宜。斯冰羲献堂堂去，愁向牺仓认本师。’其二：‘移花本属儿嬉事，更有闲情论养花。日下新闻宜可考，漫将春色问邻家。’前者说自有家珍不珍重，后者借花事喻书法，若国人不自珍，他日只能问诸东邻了。看似漫说，实不掩其忧心。”

此中真意，并不必长篇大论，便可见时代变迁。

为何把李白画成糟老头

唐吟方对书、画、印皆精研，所论颇有见识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书中妙论比比皆是，如：“画家有早年画风清丽，晚年一变浑厚者。所见如赵少昂、王个簃、陈大羽、陆俨少、唐云，然唐云、王个簃等晚年有粗疏之习，以精雅而论，远不如中壮年所作。”

“写实一路画家，画人物皆无神仙气，盖其人作画，皆以现实生活为样板，



《艺林烟云》，唐吟方 著

唐吟方，1992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室，先后担任《文物》《收藏家》杂志编辑，长期关注近现代艺术史、收藏鉴定史，并涉及研究写作，兼事书画创作实践。出版有《崔渠语屑》《尺素趣》。

脱离样板，则茫然不知如何下笔。如徐悲鸿画山鬼、麻姑、天女等神仙人物皆如健硕农妇，钟馗如田家汉子。蒋兆和画陶渊明、杜甫、李白极似生活中饱经风霜的糟老头，绝无诗人气质。黄胄画古人亦如少数民族。此皆写实绘画传统，无依据无可为，故画中只有现实而无神仙，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言，只得一端。若传统画家无此桎梏，下笔即能往来古今，融通儒佛道，纳仙人于一体，庄谐并举，想象空间独大，亦人亦神，非独表象，似及精神，若白石老人笔下俗子与神仙，皆可爱可敬可愕可观可哂，最得众好，因其所寄，有我有人有神有仙。”

眼光宽严不可一概而论

在收藏鉴定上，唐吟方深有心得，又能取法于前辈大家，别具慧眼。

“并世鉴定五大家古书画题跋，以启功形式最多，文字俏皮，庄谐并出。徐邦达存世量最大，晚年应公私藏家之请，时有所作，以考辨最精审，据理论说，要言不烦”。

“杨仁恺、史树青二家，向以眼宽闻名。传二家看过书画，多定为真迹。曾当面请教二家，何故多定为真迹，答曰鉴定事，有些固可立判，有些则须从长计议。吾辈以鉴定为职事，四方藏家持以求鉴，若一味从严定伪，后之鉴家

何为？况鉴定事，有赖知识认识，吾生有涯，认识无涯，于古书画宜多留余地。言之恳切，出于至诚。又，二家晚岁看画又趋严酷，余曾引某藏家至杨史二先生处求鉴，藏家拟以重金相报，峻拒，且云：‘不可以的。’于此可见，所谓眼宽，实相对于眼严诸家而言，且不同场景下，宽严交互，固不可一概而论”。

丁聪晚年用 A4 纸画画

唐吟方关注文化人的日常生活，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状态有独特的观察。书中有三则故事如果按时间来看，正是流动的历史情景。

“1949 年后，上海名印人生意皆不好，委刻者大率为原在上海生活、彼时已移居香港的资本家。方介堪、陈巨来治印齐名。巨来为争生意，在人前放风：方介堪的刻款‘介堪’刻得像‘不堪’，我的‘巨来’多好。生意人都在意这个，谁也不愿自己‘不堪’，最后巨来独揽海外生意”。

“977 年 7 月蒋彝回国，事先致函吴作人，希望回国了解国内画家工作生活情况，指名要求拜访李可染、黄胄、程十发等画家”。

“丁聪担任政协委员，每年提案内容皆相同，为呼吁提高稿酬标准一事。自有复印机后，丁聪送报刊作品，俱为复印件。稿酬从最初的 5 元直至 50 元。丁聪晚年给人画像均落墨于 A4 纸上”。

黄裳冒用“黄跋”

读《艺林烟云》，不由得心折唐吟方见多识广。书中有些文化人我也曾采访过，与唐吟方的记录相印证，更觉可信。

唐吟方说：“学者赵俪生和卞孝萱皆喜蓄名人字画，并世学界文坛前辈同行，凡有交往者，殷殷求索，一生积累甚丰。赵俪生好书法，晚年喜与书画家交往，曾应陈大羽之邀，为其画集作序。”

赵俪生和卞孝萱的家藏书画，我曾看过一点，至今宛在眼前。而“黄永年对书有洁癖。某次请弟子去书店买某书，弟子购归，次日又要弟子去换书，称此书封皮有绳索勒痕，品相不佳。黄对同辈藏书家黄裳藏书颇不以为然。黄裳得书，好写跋，人以‘黄跋’称之，黄永年闻之，辄云：‘他姓容，黄裳是笔名，哪里是黄跋。’”黄永年的风神跃然纸上。

唐吟方为人犹有古风。而《艺林烟云》中的前辈旧事，虽如烟云过眼，却留下无尽的余韵。

（选自《北京晨报》）



学林逸事

◎顾诚，北师大教授，治明史卓尔有成。顾诚尝与学生言：做研究写文章“要在 20 年之内不让别人驳倒我”。顾写《南明史》一书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搜集材料，引用书目近六百种，查阅而未征引的书目则是此数的几倍。顾将所获资料，详加审核、辨析和考证；所作结论，不“因循”，多独创性或颠覆性。近 80 万言的《南明史》，甫面世，即获国家图书奖。据云，若干专治南明史的学者则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。

◎鲁迅先生曾讲过：高步瀛先生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，他高就高在这里。

◎华罗庚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之一。但他不停步，宁肯另起炉灶，离开数论，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。

（选自《文摘报》）



学林漫步

梁元帝烧书

公元 555 年 1 月 10 日晚，梁元帝萧绎命舍人高善宝一把火将十四万卷藏书给烧了，史称“江陵焚书”。攻陷江陵的西魏将领问萧绎何以焚书，萧答：“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故焚之！”把亡国责任归为“读书无用”，怕也是没谁了。南宋胡三省言：“帝之亡国，故不由读书也。”王夫之说梁元帝是咎由自取，所谓“非读书之故，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……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，搜索骈俪，攒集影迹，以夸博记者，非破万卷而不能”，意思是萧绎藏书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向人夸耀自己读书读得多。那意思是，你光炫耀藏书了，把国事给忘了。

写《颜氏家训》的颜之推系南梁太学生，曾亲耳聆听萧绎讲课。他是西魏灭南梁后数十万被强行迁徙到北方的南梁人之一。其《颜氏家训》中写道：“自荒乱以来，诸见俘虏，虽百世小人，知读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者，尚为人师。”所谓“百世小人”，即在南方时，世世代代是平民的，仅仅因为读过书、有文化，到了北方，就受人尊敬。据记载，实体书烧了，萧绎想把自己满肚子书也烧了，朝火里跳，被拦住，于是拔剑击柱哭喊道：“文武之道，今夜尽矣。”颜之推的记载颇具讽刺意味，在焚书的熊熊大火中，自诩读书和藏书人代表的萧绎大呼“读书无用，文化已死”，但在征服南朝的所谓“北方蛮族”眼中，书籍与文化人却又最被看重。

（选自《今晚报》）

